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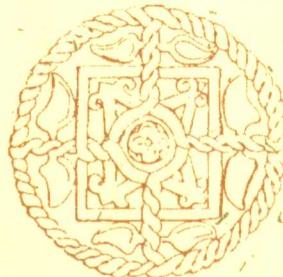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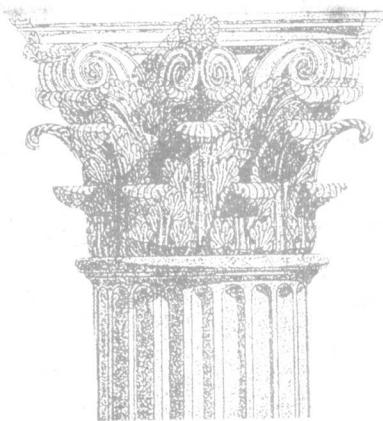
Studi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NANKAI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第一辑

Studi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NANKAI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5004-4522-9

I. 世… II. 南… III. 世界史: 近代史-文集 IV. K1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0403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松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7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4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王敦书 齐世荣 杨生茂 何芳川
张友伦 张芝联 胡德坤 洪国起 俞辛焞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力 王立新 王希 王振锁 王晓德
米庆余 李卓 李剑鸣 杨令侠 杨栋梁
吴恩远 哈全安 陈志强 侯建新 钱乘旦
高毅 韩铁 韩琦

主编 王晓德

副主编 韩琦 (常务) 李卓 杨令侠

出版说明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年刊，面向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促进和推动国内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园地。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循相互尊重、自由讨论、文责自负的原则，注重扶持和培养新人。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辟有史学理论、全球史研究、国际关系史、地区国别史、博士生论坛、争鸣、书评、史学资料、研究综述等栏目，欢迎国内广大世界近现代史学者赐稿。来稿请用 e-mail 或软盘。所有来稿一律采用脚注。注释中所引书目、篇名，第一次出现时务请注明出版社名称和出版年份；论文则需注明所载刊物名称和期数。外文著作和论文除了译出作者、书名（论文题目）、出版社、出版时间等，还需要有作者、书名（论文题目）、出版地或出版社的外文原文。学术论文请提供 200 字左右的中文提要和关键词。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每年一辑，来稿在 15000 字以内为宜，对青年学者有思想深度、有创新观点的论文尤为欢迎。文章刊发即付稿费，请勿一稿两投。

来稿请寄 aqihan2005@yahoo.com.cn 或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邮编 300071

发刊词

自从 20 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国内人文社会科学一度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一些曾经“辉煌”过的学科因得不到有效扶持与社会的重视而呈现出萎缩之势，历史学科受冲击的程度尤为突出，而其中世界史学科的地位更是急剧下降，由原来的三个学位点合并为一。尽管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完全改观，但世界史学科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中国要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对世界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基础之一，这是谁都清楚的一个常识问题。然而，如果整个社会或决策部门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或各国的历史与文化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了解世界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其实，只局限于一般的“了解”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现实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应该对影响世界重大变革的历史事件、深层次原因和社会文化等诸方面背景进行研究，尤其把握住自哥伦布远航美洲以来世界各国在发展上的主要特征，这样才能对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有一个从本源上的深刻认识。因此，对世界史工作者而言，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整个社会和决策部门提供“鉴往知今”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真实图景与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走向世界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创办《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学术年刊，其主要目的也就在于此。

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基础研究学科，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年轻的。自清代以来，中国尽管以“天朝大国”自居，视他国为“蛮夷”之地，对外历史与文化不屑一顾，但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到外部世界的变化，编撰了不少有关外国历史地理的著述，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之下的国人展现了“天朝”之外丰富多彩的世界。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国无宁日，战乱不已，人文社会科学中尽管一些学科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世界史学科在历史学科中只起“陪衬”作用。当然，一些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在大学开设“西洋史”课程时对一些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就整体而言，由于既缺乏专业人才，更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因此在世界史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自然就十分有限，研究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才算真正起步，但常常受到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十年，世界史研究备受摧残，老一代学者刚刚开创和经营的局面几乎毁于一旦。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

实行改革开放，人们迎来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春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步入了正常的发展时期，研究队伍迅速扩大，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具有较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佳作不断问世。毋庸讳言，由于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至今依然严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远远不能同中国的大国地位相适应。世界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尚需进一步正本清源，这不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服务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对此，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自然是责无旁贷。我们创办《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年刊，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的学术园地，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完成时代所赋予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历史使命竭尽绵薄之力。

在学术研究中，“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是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源泉。因此，《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年刊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独立探索的精神，更希望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展开自由讨论，切磋互勉，对不同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学术流派兼容并蓄。无论是知名学者的通识宏论，还是青年学子的创新之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本年刊都予以优先刊登。唯愿这份年刊得到国内研究同仁的大力支持，成为大家共同浇灌的一块园地。这的确是我们真诚希望。

(王晓德)

目 录

全球史

- 论全球史整体研究 张伟伟 (3)

国际关系史

-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思考 米庆余 (33)
核威慑、艾森豪威尔政府与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赵学功 (42)
戈尔巴乔夫访日与日苏领土问题 李凡 (57)

地区国别史

- “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化”辨析 王晓德 (71)
从过失侵权责任的统治地位到严格侵权责任的爆炸式发展
——美国侵权法的历史演变 韩铁 (86)
美国西部开发中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 付成双 (103)
论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 杨令侠 (119)
战后日本政党的恢复 王振锁 (134)
近代中日家庭的缩影
——岛屿藤村的《家》与巴金的《家》 李卓 (154)
日本近世洋学述论 赵德宇 (163)
再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与东京审判 宋志勇 (174)
革命·改革·融入国际社会
——20世纪拉丁美洲社会变迁的路径及思考 洪国起 (190)
论自由主义对19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 韩琦 (204)
普雷维什的地区合作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王萍 (223)
墨西哥发展客户工业的历史根源 董国辉 (237)
尊从与背离：斯图卢威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张建华 (248)
宽容与进取：首届俄国传教士团来华探源 肖玉秋 (260)

博士生论坛

- 美洲国家组织对西半球安全与和平的维护 李巨珍 (277)

- 1787年《联邦宪法》批准程序的辩论及其意义 侯学华 (291)
东欧犹太移民与美国反犹太主义的激化 (1880—1914年) ... 李爱慧 (306)
日本幕府末期的教育及其近代因素 减佩红 (318)

全 球 史

论全球史整体研究^①

张伟伟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全球史没有中心，是人类多样性统一的整体发展。作者对全球史的理解基于三个基本事实：无中心、整体和混合。作者认为：全球史唯一的研究单位是全球；全球失衡决定全球史整体发展并塑造不可比较的各个部分（民族国家等）；全球失衡产生于生态、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宗教、心理等各种发挥作用或不发挥作用的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从整体看，全球史上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等都是混合的。本文从全球史各个部分共存、依存和相互作用“有待而然”的整体观点对欧洲中心论和其他中心论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 全球史 整体研究 无中心 整体 混合 全球失衡 有待而然

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是历史学家讲述的故事，即历史学家对往事的记述和解释。全球史^②也是如此，是历史学家“对整个人类历史的个人见解”。^③全球史的编撰和讲授在全球百花齐放，完全取决于何人以何种理念在何时、何地、为何并如何去做。因而，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就不足为怪了。阿诺德·J. 汤因比晚年坦率地忏悔道：“我是西方人，与西方命运休戚与共。我推崇西方文明而不忍视其衰颓。……近三百年来，西方超越世界其他地区崛起，使西方人得以把人类历史完全归功于西方。我以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主观臆想的典型，这种看法并非实事求是，乃至因扭曲

^① 笔者感谢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文理学院为我提供资助和在该校进行研究的机会，谨对阅读并评论该稿的各位学者表示深切的敬意和谢忱。此外，除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译文外，本文英文引文均由笔者译出，文责自负。

^② 笔者使用“全球史”而不使用“世界史”的原因之一是“世界”这个词在“旧世界/旧大陆”、“新世界/新大陆”、“世界体系”和“欧洲世界体系”等许多情况下并不意味“全球”和“全世界”。

^③ 威廉·H. 麦克尼尔：《世界史》（William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纽约 1999 年版，第 16 页。

了历史而使之不可思议。”^① 汤因比深知自己谬在何处，只是情不自禁而已。

全球史一直以不同中心论为灵魂，要么欧洲中心论，要么亚洲中心论，要么其他中心论，浸透了强烈的种族、社会、民族优越感或自卑感，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兼而有之。尽管欧洲中心论已在亚洲和非洲受到强烈的批判并遭致安德烈·冈德·弗兰克^②、彼得·格兰^③ 和罗伯特·B. 马克斯^④ 等西方学者的抨击，但由于历史学家大都是欧洲中心论的著述和理论培养熏陶出来的，因而很难摆脱欧洲中心论，以致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另一个中心论来挑战欧洲中心论。

笔者认为，全球史没有中心，是人类多样统一的整体发展。我对全球史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 全球史唯一的研究单位是全球，即在已知时空内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
2. 全球失衡^⑤ 决定全球史整体发展并塑造不可比较的各个部分（民族国家等）。全球失衡是绝对的。全球均衡是相对的。
3. 全球失衡产生于生态、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宗教、心理等各种发挥作用或不发挥作用的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
4. 从整体看，全球史上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等都是混合的。

我对全球史的理解和解释基于全球史的三个主要特点：无中心、整体、混合。

一 无中心与有待而然

人们习惯于根据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军事等实力来确定中心的中

^① 阿诺德·J.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阿诺德·J. 汤因比与 G.R. 厄本的对话》（Arnold J. Toynbee, *Toynbee on Toynbe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G. R. Urban*），纽约 1974 年版，第 34—35 页。

^②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东方新视野：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伦敦 1998 年版。弗兰克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论著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开始抨击欧洲中心论。该书中文版书名被译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笔者认为该译文不能贴切表达作者使用寓意深刻的双关语“ReORIENT”一词的良苦用心和“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的准确含义，故按自己的理解译出。

^③ 彼得·格兰：《超越欧洲中心论：现代世界史新论》（Peter Gran, *Beyond Eurocentrism: A New View of Modern World History*），纽约 1996 年版。

^④ 罗伯特·B. 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生态全球史》（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纽约 2002 年版。

^⑤ 与微观经济学中的总均衡和总失衡不同，全球失衡不仅仅是经济的，而是全方位的整体失衡，囊括生态、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宗教、心理等方方面面。

心论。所以，全球史一直以古代和近现代兴衰无定的各个文明中心为中心。如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①中分析的各个文明中心，特别是西方文明中心。马克思、韦伯、麦克尼尔、布罗代尔、斯塔夫里亚诺斯、沃勒斯坦、弗兰克（20世纪60—70年代）和其他许多人认为西方（核心）发展了一种先进文明并将这种文明传播到世界其他（边缘）地区。中心论还被演绎为霸权论，强调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统治地位，以致“世界历史可以被解析为一系列伴随世界经济积累地点转移而导致的霸权重组或‘霸权转移’”。^②

一方面，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边缘”模式体现了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该理论认为“……16世纪出现了欧洲世界经济”，^③而且“当时的各个世界经济分成了各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在核心和边缘之间还有各个半边缘地区……”^④巴里·K.吉尔斯也认为：“各个民族、地区和阶级之间的中心—边缘—内地复杂关系和等级制度始终是世界体系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⑤

另一方面，弗兰克有时认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⑥是“一种各种中心的等级制，位于顶端的可能是中国”。^⑦马克斯也认为“1750年或1800年以前亚洲在人口、工业和农业生产力上都雄踞世界中心”。^⑧

在心理上，“中心/核心”似乎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在“体系”结构功能中要比“边缘和半边缘地区/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而且“中心/核心”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上似乎更为强大。“世界霸权”理论就源于此。这也是一些抨击欧洲中心论的学者要用亚洲/中国中心论来挑战和取代欧洲中心论的原因之一。

^① 阿诺德·J. 汤因比：《历史研究》（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第1卷，伦敦1934年版。

^② 巴里·K. 吉尔斯：《世界体系中的霸权转移》（Barry K. Gills, “Hegemonic Transitions in the World System”），载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伦敦1993年版，第116页。

^③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1卷，纽约1974年版，第301页。

^④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49页。

^⑤ 巴里·吉尔斯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积累积累》（Barry K. Gills, and Andre Gunder Frank, “The Cumulation of Accumulation”），载弗兰克和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第94页。

^⑥ 弗兰克：《东方新视野》，第117页。

^⑦ 同上书，第328页。

^⑧ 罗伯特·B. 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生命全球史》，第7页。

与上述两个极端见解不同，肯尼思·波梅兰茨认为有“一个没有统治中心的多中心世界”^①，并试图“从以各个独立世界区域为比较对象的纯比较研究转向同时关注全球交往的研究方法”。^② 弗兰克也正确地指出：“不仅所有欧洲或其他‘例外论’的视角一叶障目，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或任何中国、穆斯林或非洲中心论的）视角也终将令人茫然。”^③ 我完全同意波梅兰茨和弗兰克的见解。我们需要从无中心和整体的观点或“不是从伦敦、巴黎、北京或德里，而是从月球把地球当成一个整体来观察”。^④ 笔者认为无中心是取代任何中心论的合理选择。

此外，尽管弗兰克主张摈弃一切中心论，但他和马克斯依然由于过分贬低欧洲人在全球史（不只是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并夸大亚洲/中国中心论而对强调过分的欧洲中心论矫枉过正。此外，欧洲中心论和亚洲/中国中心论都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中心”的主导地位而忽略了全球史中合力引起的全球失衡。

例如，弗兰克反复强调说：“欧洲用美洲的钱跻身亚洲生产、市场和贸易并从中获益，一句话，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有利地位中牟利。欧洲爬上亚洲的后背，然后暂时踩到亚洲的肩膀上。”^⑤ “欧洲人靠美洲提供的赌金进了亚洲经济的赌场。……欧洲人在亚洲，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赌桌上依然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赌徒。”^⑥ 我对此的诘问是：当时是“亚洲经济赌场”吗？那赌场只是“经济”的吗？欧洲人在“经济赌场”乃至全球史中“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赌徒”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笔者认为：这一切都是全球交往中形成的合力导致的全球失衡的结果，我们不能仅在“经济”层面上认识问题，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把当时的全球经济称为“亚洲”的，更不应当把活跃的“欧洲人”当成“小赌徒”。

弗兰克明白我们必须“明白二者乃至其他区域‘世界经济’都是统一的全球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⑦ 但是，他仅仅为了否定欧洲中心论而依然过分贬低欧洲作为“统一的全球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所进行的活动和发挥的

^① 肯尼思·波梅兰茨：《分道扬镳：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新泽西 2000 年版，第 4 页。

^② 同上书，第 4 页。

^③ 弗兰克：《东方新视野》，第 338 页。

^④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to 1500 : A Global History*），伦敦 1970 年版，第 3 页。

^⑤ 弗兰克：《东方新视野》，第 4—5 页。

^⑥ 同上书，第 282—283 页。

^⑦ 同上书，第 116 页。

功能，反复强调“欧洲人在亚洲列车上为自己买了一个座位，然后又买了一整节车厢。贫困潦倒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一张三等舱的车票呢？好啦，欧洲人怎么也得弄到、偷到、抢到或挣到这笔钱去买票”。^①马克斯也认为：“最重要的是驱动全球贸易……的经济发动机在亚洲。亚洲不仅为了维持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增长而成为巨大白银需求的市场，也是世界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和瓷器）和香料的最大产地。”^②笔者认为：驱动世界贸易的经济发动机不是“亚洲的”，而是“全球”互动的。马克斯写道：“可以坦言，要是没有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肯定会大打折扣。结果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美洲的白银供给使欧洲人得以靠亚洲商品和贸易网络而发财致富。”^③而且中国“将世界各地的白银收罗到中国并用中国的工业品充斥世界市场”。^④听上去真像是马可·波罗游记的现代版或续集。

在市场经济中，供与需哪个更重要？在全球经济中，原料生产、原料加工、商人、水陆长途运输队等等哪个不重要？在文化交流中，到底是文化输出者还是文化输入者更重要？现代经济学家都知道供需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整个运作产生消极影响。需求与供给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弗兰克和马克斯为什么要贬低欧洲人在全球史（不只是经济）中的作用呢？对这个问题，弗兰克说：“因为在我的书之前，其他所有人都坚持另一个更没有道理的极端。或许我过分强调先前完全被否定的事实是有点不对头。”^⑤我想他们是有点矫枉过正了。我完全理解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和方法。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反对欧洲中心论或任何其他中心论的有效方法。整体的全球史应当给予每个部分中肯的历史地位，分析研究导致各个不同部分成为某种功能载体的原因及其在全球史中的功能。中国古谚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促成某种功能体形成的环境和条件，没有各种功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怎么可能有功能体的发展变化和全球史的发展？难道给予者同时不也是索取者，反之亦然吗？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的不是谁的贡献大小，而是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对全球史的共同促进。

此外，根据道家思想和常识，无为是一种行为。没有功能也是一种功能。否则，全球史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这正是为什么那些在全球史某些较

① 弗兰克：《东方新视野》，第277—278页。

② 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第10—11页。

③ 同上书，第127页。

④ 同上书，第16页。

⑤ 弗兰克2002年12月13日致笔者的电子邮件。

早时期“与世隔绝”的民族和区域的发展对全球史非常重要而不应被真正的全球史忽略的原因之所在。我并不主张将一切写入全球史。但我们应当把从全球观点而不是从任何中心论观点看对全球史有影响的一切包括进来，从而阐明导致不同部分/功能体功能不同的原因及其相互作用。

为了阐明无中心的观点，有几个问题要先弄清楚。

首先是从属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 到底是谁从属于谁？拙见认为倒是工业地区在市场、原料、利润、劳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更从属或依赖经济自给自足的非工业地区。富有的人或国家更依赖贫穷的人或国家。发达的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依赖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当然，贫穷的人和国家也依赖富有的人和国家生存。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依赖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因而，从整体看，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关系，即共存关系。我们不应当片面强调一个方面对另一个方面的主导和优势地位，而应重视彼此之间相互共存依存关系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各自发展的意义和对全球史整体发展的意义。换言之，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全球史中整体和各个部分的变化及其原因，即乡村如何使城市得以产生和城市如何影响乡村的发展，那些“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如何使那些“文明国家”得以发展以及不同文明程度国家交互影响对全球史发展的意义等等。只要我们问一下“西方”是如何成为“西方”的？恐怕就会体悟出“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恰恰是依靠了“东方”、“南方”乃至“北方”的发展变化。例如，刺激“西方”走出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合力中无疑有来自“东方”的压力和诱惑（经济、文化、宗教、政治、军事、生态等等），而“西方崛起”后又对“东方”、“南方”和“北方”形成冲击。正是这些东西南北的冲撞交融构成了人类的整体发展轨迹——全球史。

另一个问题是如从整体理解“‘东方衰落’先于‘西方崛起’这个现象”。^② 拙见认为：在全球史中，“东方”和“西方”不是两个可以比较的文明，而仅仅是多样统一全球史中功能不同的两个部分。因为，全球史中各部分的变迁恰如庄子书中罔两与景的对话中所暗示的那样：“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舆？」景曰：‘吾有待而然者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② 珍妮特·阿布-卢格赫德：《欧洲称霸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纽约1989年版，第361页。